

# 藏在母亲身体里的一场雪

门韩早早

喜欢小雪,无论作为名字、天气,还是节气,都给人温柔的暖。

我最早认识的小雪,从天而降,作为一种天气,温柔了我整个童年。

那时,天已冷了,我穿得像“机器猫”,圆溜溜的。不只是我,村里的孩子都包得像粽子,在村里不安分地“滚来滚去”。忽然,额头被温柔地吻一下,一抬头,就发现雪花正翩翩飞舞。我立刻想到“天女散花”!如果雪花是花,果实是一滴雨水,那天女是谁呢?

当母亲拖着长腔,暖暖地唤我时,我就有了答案。那时,不谙世事,总爱和母亲“捉迷藏”。唤不回我,母亲的声音开始北风一样凌厉,但一喊到我的名字,又雪花一样温柔。我才不怕呢!顾自玩我的。找到我,她已满脸汗水,浑身热气腾腾,就像仙女下凡一样。

那时,我常想,母亲身体里一定藏着一场雪。

立冬后,没了农活,母亲却更忙了。腌咸菜,缝棉衣,套棉被……腊月接踵而至,母亲要准备

足够的衣食温暖过冬。当父亲悠闲地说“今冬麦盖三重被,来年枕着馒头睡”,我认识了作为节气的小雪。它多像一个母亲啊!年岁渐长,我也慢慢懂得,小雪是时光的母亲。

缝棉衣时,母亲总选择在晴天。她在阳光下铺床布单子,放上棉布、棉絮,然后一针一线缝起来。阳光挤在针尖上,像条银鱼,在金光闪闪的棉絮里穿梭。这时,我会很安静,听母亲棉絮般温柔的话。看着看着,我就眼花了,总以为母亲把阳光也缝进了棉衣。

穿上棉衣,再冷的冬天,我也不感到冷。当雪花飘落,我便冲出家门,堆雪球、打雪仗……每次被母亲揪回家,浑身都脏兮兮的。母亲嗔怪我,你怎么就不能安静一会?我也不明白,那身用阳光缝制的棉衣,就像一团火,让我一刻也安分不下来。

母亲想让我像麦苗一样,安分生活,但雪花盖不住我,母亲也不能,从小我就是棵调皮的麦苗,注定要冲出家门,挣脱母亲,只有回头的姿势

是恋恋的,踟蹰的。

又一个小雪时节,天干巴巴地冷,胃也没精打采。周末回家,母亲看我冷,找了件旧棉衣。我拗不过,穿上了,没想到竟比羽绒服暖和多了!这时,胃肠也出蛰了,逮着碗橱里的咸菜,一通饕餮。母亲打掉我的手:真是饿死鬼托生的!等一会,我给你热热。

母亲给我热饭去了。父亲说,小雪了,这个冬深。我嗯一声:小雪没雪。父亲立刻温柔起来,指指母亲说:人家没有,咱有。我这才知道,母亲还有个温柔的名字,叫小雪。

我去厨房,帮母亲烧锅。蒸气萦绕,母亲满脸汗水涟涟。我忽地想起小时候,母亲焦灼地找我……也是这样。只是,那时母亲就像天女下凡,现在,黑丝已变成银霜!原来,母亲身体里真的藏着一场雪,在我离家后,它正悄悄漫过母亲头顶、发梢。

我垂下头,小雪无雪,但我看见了一生最大的一场雪。

# 打粉丝

□疏泽民

收获完地里的山芋,种下冬小麦,就到了冬闲的日子。但庄稼人却闲不住,晃米面,磨豆腐,打粉丝,准备年货,庄子里处处洋溢着温馨的气息。

粉丝的原料是山粉。地里的山芋挖回来,堆满了地窖,剩下的,就洗山粉。先将洗净的山芋碾成糊,盛进布袋浸入水中揉捏过滤,溶于水中的淀粉沉淀后取出晒干,就成了山粉,储存在瓷罐里备用。

打粉丝通常选择晴好的日子,以便及时晾晒。将山粉兑水搅拌成水溶液,倒入圆形敞口的铁盒。大铁锅里盛水,将铁盒漂在水里,炉膛里架树根树桩等硬柴,旺火蒸煮。锅里的水咕噜咕噜地哼着小曲,冒出的蒸汽豪情万丈地舒展身姿。别急,蒸粉丝是个慢活儿,不到火候,难以熟透。不妨捧一杯暖茶,坐在灶台前,看缕缕热汽的轻歌曼舞,也是惬意的。向铁锅里续了几次水,当屋子里弥散着山粉圆似的香味时,粉丝就蒸熟了。

刚出锅的粉丝蓬松而柔软,冷却后变硬,就成了褐色的小磨盘。将“磨盘”放在木架上夹紧,双手紧握带孔眼的铁刨两端的把柄,沿着“磨盘”

的边缘向下推压,一根根如面条般细长的粉丝,就从刨孔里冒出来。刨出来的粉丝摊晒在篾箕里晒干,再装进透气的蛇皮袋里,吊在屋檐下储藏,如同编钟。瞅一眼檐下那一排排编钟,农家生活的自足和居家日子的温暖,便在心头荡漾。

打粉丝那天,免不了要打一次牙祭。“磨盘”刨削后的边角料和粉丝碎屑,舍不得喂猪,更舍不得扔,就放在锅里水煮,加入青菜叶、葱花、蒜末和猪油,调制成粉丝疙瘩大杂烩。大杂烩鲜美可口,一年里也就吃上一回,堪比过年。娃娃们吃得肚皮鼓鼓的,仍舍不得丢下碗筷。

寒冬腊月,大雪封门,地里的蔬菜铲不回来,檐下的粉丝就派上了用场。取一把干粉丝水浸,炭炉火锅里煮着豆腐、腊肉、咸菜,夹一筷头粉丝放进火锅里烫软,就可以吃了。爽滑柔嫩的粉丝入口,如嚼龙须面,顿觉口舌生津。就着咸肉粉丝火锅,呷着自酿烧酒,一股暖流遍全身,不由感叹:神仙的日子,也不过如此吧。

如今的粉丝都是机械批量加工,看起来细如棉线,却失去了手工制作的劲道和乡野原生态的风味。民间打粉丝慢煮细刨的农事,离我们渐行渐远。

# 那些记忆里的布鞋

□殷海平

布鞋是母亲的手艺,即用布做的鞋,我几乎从小穿着它,一步一步走入了记忆的深处。在那片苏北的小乡村,我穿着它过桥爬树,走在成片的田埂边,又或是穿梭在各种农作物间。空旷的平原,有着我一望无际盛大的梦想。

十岁前的一次做客,母亲给我特地换上了一双新的红色布面的布鞋。我很高兴能去市区的亲戚家,吃完饭还可以在街上瞎逛。可回来的路上,因为失去了那份新鲜感,顿觉人有些疲倦,于是路也就走得拖拖拉拉。那时的路还铺的是细碎的石子,我把我的新布鞋在石子上拖出沙沙的响声,拉出长长的印痕。父亲提醒过我几次,别再这样磨损着布鞋,即使被唤为“千层底”的布鞋,也经不住我这样的不珍惜。

那次父亲终于发火了,狠狠地让我脱下布鞋,让我光脚踩着那些坚硬的石子,一步步走了百来米。我的泪倔强地在眼眶里打转,听着父亲头回唠叨地说:“我希望你今天能记住,你母亲的一针一线,都是熬了多少个日夜。”“我不知道!”我大声地带着哭腔和怨气地回答道。父亲说,既然不知道密密麻麻一针针的不易,那就再走几步,晚上回去试试你母亲的那根细小的针。

当我重新能穿进布鞋里时,头回体会到它的舒适与温暖,有着那个午后阳光的味道。甚

至当我上了中学,我有了不同款式的球鞋和运动鞋,我仍然穿母亲的布鞋。因为它轻便舒服合脚,也特别的踏实。每当母亲辛苦劳作了一天回到家,她吃好饭收拾停当后,总会靠在床头,垂着那浓密的黑发,飞针走线对着那枯燥的布鞋底,没完没了地缝着。有几回,母亲居然打起了轻轻的呼噜,睡着了,手里还保持着拿着针的姿势。

直至我职高毕业,一人远走他乡去城里打工。因为时代的进步,做布鞋已是极少见,难得看到街上有的卖,那被塑胶底替代的布鞋,尽管也轻便舒适,但已完全不是那种,当年母亲做出来的布鞋脚感。我常因脚汗而脚臭和脚气步步袭来,偶尔会想念母亲手工布鞋的好。母亲知道后,从家中的箱子底宝贝似地翻出了两双布鞋,说是本来早想给我和爱人的,但怕跟不上时尚,所以一直放着。

母亲如今是早已看不清针眼,更不做布鞋了。但她像是有先见之明一样,给我们留下了这两双布鞋。我曾在公司穿过几次,别处再也不舍得穿它。因为我希望自己的这双布鞋,能伴随着我更长的时间,在梦想的路上走得更远,让我不忘初心,懂得珍惜与感恩。那些记忆里的布鞋,有着忆苦思甜的幸福,有着母亲全部的爱和父亲的教诲。

# 老家的那条河

□寒池

接连几个周末都下着雨,今天的阳光却格外地好,便与妻和女儿约定出去走走,但在上海这个大都市,在哪里走着,都感觉在网里,我不免又想起老家的那条河。我想每一个农村的孩子心里都会有那么一条河,清澈、透明,一如我们那时的目光!

见了那么多的宽阔碧绿之河,老家的那条河充其量只能叫做小溪。

我家在村的最西边,背后是高耸入云的山,右侧便紧贴着那条河了,河被作为两村的分界线,一座大拱桥连接着两村,也连着通向外面的世界。河面的宽度不足十米,河坝很高,但水很浅,所以留有许多空白的地方,一到七八月份便会长满芦苇和茅草,挺拔着,白茫茫的一片,一阵风起,那些絮儿便在空中尽情地飞舞,甚是养眼。里面会藏有几只鸟或水蛙,一个石子过去,总是惊起一片。那时候牛也多,我家也有一头牛,一到周末,我便牵着它到河的下游饮水吃草。

每每清晨的梦里,总会从河里传来棒槌衣服的声音,那是年轻的母亲们在一起开会,聊着一些八卦,道一些家长里短。一阵脚步声从近到远又由远及近,那是父亲正在担水到缸里,以备一天之用。那时候的他们都很年轻,我们也是一群长不大的孩子。

一到夏天,这条河就成了我们的天堂,一条裤衩就打发了一天的时光,波光粼粼里的笑声漫向整个村子。在水里跳来跳去,或在横七竖八的玉米地,或在秋收过后的地瓜垄里拾捡遗漏下来的果实,便急着往河里赶,在光秃的石板上生起火烤着吃,吃得大汗淋漓,吃完吹吹稍凉的风,聊一会在学校里的有趣之事。等汗干后便纷纷跃入水中,三四个一组打起水仗或比赛潜入水中寻找约定的石块。那时候的鱼很多,从我们身边穿来游去,一起嬉戏。我的姐姐和村里几个妹妹们走在浅水滩里,抓着小龙虾和螃蟹,一天不抓多,只弄晚上够吃的,捉够了便坐在岸上看着我们,为我们欢呼着,我们便要耍各种花样,吸引着她们的目光。等我们累了上岸回家的时候,脚掌和手掌都已被泡得发白了。

无忧无虑随着时光一路走过,其实是一直过着极其贫苦的生活。就像那条河,一直在流动着,但要经过多少石块的阻截和面临多少干旱的危险。那是中考的前两天,我走到河边,躺在芦苇丛里,看着鸟儿的飞翔,看那么美的云朵,倾听水声的叮咚……我想了很多想了很久,想着病中的母亲、愁苦的父亲,以及外出打工却一直联系不上的姐姐……默默地淌下泪水,写下了那首后来发表在《作文通讯》上的诗歌《走向田野》。之后,我终于在意料之中加入外出打工的行列,心反而释然了,我的班主任一直要我去查分,而我只是淡然笑之。

打工的两年后,拿着自己攒的微薄积蓄,学了两年左右的电脑课程,到今日的上海。十几年,我一边工作,一边利用业余时间,提升学历,努力拿下了会计师、统计师的职称。而每每闲下来的时候,我总会想起那条河和河岸上的那些芦苇,在阳光下的风中飘荡着,在红如血的夕阳里那么美,还有从芦苇丛上飞过的鸟,它离云朵那么远又那样的近!